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〇九回 活閻王夜拷九花娘 彭欽差升堂審妖婦

話說胡牛兒跪在活閻王面前說：「老莊主不要生氣，小人從實招來。那一日小人在蓮池島該班，巡查河島，瞧見對面樹林內坐著一個小媳婦，年有二十多歲，長得十成人才，正在那裡啼哭。小人帶著伙計們過去一問，她說是靠山莊的人，丈夫在外貿易身死，婆母娘要將她出賣，她不願意，情願守節，便逃出來坐在那裡啼哭，想要跳河。眾伙計都知道我沒成家，想要說給我，小人嘴說不願意，心裡卻巴不得能夠成就才好。一問那媳婦，娘家姓桑。小人說：『我今年才三十九歲，年歲也不算太大。』那婦人正要跟我走，旁邊有一伙計卻不答應，說他五十多年光棍，要有這個便宜，先得讓他，不然他就拚命。小人也不敢滋事，便說咱們來拈鬮，誰拈著算誰的，偏巧這鬮叫他拈著，我二人便爭鬥起來。那時候五莊主巡查蓮池島，瞧見這婦人長得有幾分姿色，便說你二人不必爭吵，我將她帶去。」

這個婦人一聽五莊主要她，就說：『叻，莊主爺呀！你要是救了我，我情願給你鋪牀疊被。』我家五莊主說：『你跟我來！』臨走之時還說：『你們大家別白辛苦，每人賞你們十兩銀子，不准對老莊主說知，如走漏消息，要你們這幾個人的性命。』自那日五莊主走後，至今並未見面，幾兩銀子也未得著。忽然

間，那天大同府總鎮張耀宗來拜望老莊主，說要九花娘，又被少莊主將他辱罵回去。今天來了一個高通海，堵著山口定要九花娘，這都是真情實話。老莊主要問九花娘的下落，可將五莊主叫來，一問便知。」

焦振遠吩咐眾人各自回家，這才回頭叫道：「焦仁，你去把五兒叫來，我要細細追問於他！」焦振遠性如烈火，聽說這事是他兒子做的，直氣得顏色更變，一用力就把杌凳坐碎。焦仁先把他父親攙到屋去，說：「父親不要生氣，我把老五叫來問他。」焦仁便直奔西院。

且說九花娘自九聖庵逃走出來，帶著一個包袱，珠玉寶貨價值三千黃金。她知道劍峰山可以隱藏，故此來至蓮池島，正遇著短命鬼焦信巡查河島。九花娘一見，彼此意味相投，二人便回到了山寨。焦信把九花娘帶到自己院中，這天正在一起喝酒，忽聽外面傳鑼聲喧，自己出去問訊莊兵，方知是彭欽差派差官來要九花娘，心中就有些害怕。回到房中見了九花娘，就說：「老九，原來是你謀害親夫，怎麼好？這個亂你惹得太大了！」九花娘說：「我不是的，你不要疑心。」二人正在說話，只聽得外面在叫老五，說：「你這亂真不小，竟將妖婦九花娘隱藏在你房中，我說你這兩天怎麼不出去呢，老爺子現在上房等你哪，你這事瞞不住了！」嚇得焦信戰戰兢兢，他怕大哥進來把九花娘堵在房內，便說：「大哥別進來，你兄弟媳婦在洗腳呢。」

那大爺一聽就愣了，在院中一轉身就回到大廳，見焦振遠已另換杌凳坐著。焦仁說：「我方才到老五院中叫他，他說弟婦在房中洗腳，孩兒不能到房中去。」焦振遠說：「好！你去到後院把你媽叫來，連你媳婦並焦義之妻也叫來，要他們到五兒院裡搜去。」

這時，焦信早已嚇得戰戰兢兢，便對九花娘說：「你把包袱收拾收拾快走！我今天還不定死活呢，因我家的家法甚嚴，我父親大人永不准人勸他。」九花娘一聽，說：「喲！一夜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我自從這裡來，多蒙五莊主待我恩重如山，我焉能捨你一走？」嬌滴滴地拉著焦信直哭。焦信本是酒色之徒，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，便說：「老九，我也是捨不得你，無奈今天這是萬不得已。」九花娘說：「你也不必前去見爹爹，我親身去見他，管保你無事，咱二人做一對太平夫妻。」焦信一則貪她美貌，二則被她的蜜語甜言所迷，也就答應下來了。那九花娘便拿起包袱直奔大廳。

焦振遠正要叫他的妻子、兒媳去搜九花娘，只聽外面有腳步聲音，窗櫺一起，進來一個年輕少婦。高通海此時正在後窗外臥著，瞧得甚真，見外面進來了九花娘：不高不矮，頭梳盤龍髻，戴著幾枝玉簪環耳墜，鬢邊斜插粉白牡丹，趁著一張粉臉膛，眉舒柳葉，唇綻櫻桃，果然風流人才，真正俊俏品貌。

身上穿一件雞心白汗褂，品藍緞子中衣，係著一條銀紅色汗巾，上邊金線拉著蝴蝶，足下窄窄金蓮，南紅緞子宮鞋，月白布裹足，一對金蓮只二寸有餘，又瘦又尖又小。她手中拿著包袱，來到焦振遠面前，真是嬌滴滴聲音宛轉，軟卻卻萬種風流。說：「公爹在上，小婦人桑氏磕頭。」焦振遠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九花娘回道：「你老人家要問小婦人，娘家姓桑，小婦人排行第九，只因丈夫故去，我婆母逼我改嫁，小婦人不允，她又私自叫媒人轉賣，小婦人偷著跑在外面，來到蓮池島意欲跳河，遇見你五兒子，他倒是一番善念，將小婦人救到家中，我無可報恩，情願鋪牀疊被，伺候五莊主，他也不敢回稟你老人家知道，因此我特意前來見你老人家。」

活閻王接過九花娘包裹一看，見其中的珠寶奪人眼目。高

通海在後面也瞧的真切。只聽焦振遠說：「桑氏，這包裹是哪裡來的？裡面什麼物件？」九花娘說：「是家中所藏之物。」焦振遠說：「你當家人活著時作何生理？」九花娘說：「是做小本生意。」焦振遠又問道：「哪裡來的這些珠寶？明明你是謀害親夫，今天來到我的跟前，竟敢花言巧語。焦仁、焦義，快拿繩子把她捆上，弔在房簷之上，待我來拷問於她！」焦仁、焦義就將九花娘弔了起來。焦振遠站起身，拿起霸道棍說：「你說了真情實話，我不打你，不然我把你生生打死！」九花娘說：「我並未謀害親夫，所說都是實話。」說著，嘴裡不住地求饒，說：「老莊主請暫息雷霆之怒。」焦振遠照定九花娘吧吧一連就是幾棍，只打得她渾身是血。

這時焦振遠回頭一看，那包裹、煙壺都已不見蹤跡。原來高通海在後窗戶偷看焦振遠拷問九花娘，他想：「九花娘包裹內總值三千黃金之數，莫如我今天偷盜在手，也不算我白來。」

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拉出了一把短刀，借著焦振遠打九花娘一下，他就將窗櫺砍一下。十幾下後，高通海已把窗櫺砍斷，伸手將包裹、煙壺拿了出來。高通海心中說：「千萬別叫焦振遠瞧見，他要瞧見，我准得被擒，焦振遠的腳程日行二百餘里，那如何是好？」正在猶疑，焦振遠回頭瞧見窗戶被人砍開，包裹內的珠寶煙壺已全然不見。焦振遠說：「焦仁、焦義，抄傢伙拿賊！」他父子三人躡上房去，料高通海性命難逃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